

to another boat, 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in the first week. He saw the old man come back every day empty, and he felt sad, and often went down to help him, either with ropes, or with hooks and harpoons, and with cloth sails coiled in the masts. The sail was patched up in pieces with flour bags and rolled up like a long defeated flag.

老人瘦削而憔悴，颈背皱纹深刻。热带海上阳光的反射引起善性的皮癌，那种褐色的疮疤便长满了两颊，两手时常用索拉扯大鱼，也留下深折的瘢痕。这些瘢痕却都不新，只像无鱼的沙漠里风蚀留痕一样苍老。

The old man was thin and haggard, with deep wrinkles on his neck. The reflection of the tropical sea sun caused a benign skin cancer, the brown sores covered both cheeks, and the hands often pulled the fish with a rope, leaving deep scars. None of these scars are new, but as old as wind scars in a fishless desert.

除了眼睛，他身上处处都显得苍老。可是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

男孩和他爬上了小艇拖靠的海岸，对他说：“桑地亚哥，我又可以跟你一同去了。我们赚了点钱。”

老人曾教男孩捕鱼，男孩因此爱他。

“不行，”老人说，“你跟上了一条好运的船。就跟下去吧。”

“可是别忘了：有一次你一连八十七天没捉到鱼，后来我们连着三个星期，天天都捉到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晓得，你并不是因为不相信我才离开我。”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小孩，只好听他的话。”

“我晓得，”老人说，“那是应该的。”

“他不大有信心。”

“自然了，”老人说，“可是我们有信心，对不对？”

“对，”男孩说，“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好呀，打鱼的还用客气吗！”老人说。

他们坐在平台上，许多渔夫就拿老头子寻开心，可是他并不生气。年纪大些的渔夫只是望着他，觉得难过。

可是他们不动声色，却斯文地谈论暖流，谈论他们投索的深度、稳定的好天气，和其他的经历。这一天，满载的渔人已经归来，正剖好马林鱼，横放在两条木板子上，每条板端由两个

“两条吧。”男孩说。

“就两条，”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偷，”男孩说，“可是我买了。”

“谢谢你。”老人说。他心地单纯，还不会自问何时变得如此谦虚。可是他自知已变谦虚，觉得如此并不可耻，也无损真正的自尊。

“湾流不变的话，明天准是个好晴天。”他说。

“你去哪儿？”男孩问他。

“去远海，风向转变就回来，我想在天亮之前就出海。”

“我可以想法引他到远海去打鱼，”男孩说，“这样一来，要是你真的钓到条大的，我们就能来帮你的忙。”

“他不喜欢出海太远。”

“是嘛，”男孩说，“可是他看不见的东西我看得见，譬如有鸟儿低飞寻鱼；我还可以引他出海去追鲱鳅。”

“他的眼睛那么坏吗？”

“他差点瞎了。”

“那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捉过龟。捉龟最伤眼睛。”

“可是你在蚊子海岸捉了几年的龟，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个老精灵。”

“不过，你现在真有气力对付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是有的。而且诡计多端。”

“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男孩说，“我还要拿网去捉沙丁鱼呢。”

他们自船上拿起船具。老人拥着船桅，男孩拿着满箱结实的褐色绳圈，加上鱼钩和带柄的鱼叉。盛着鱼饵的箱子和木棍一起放在小舟的船尾下面；每当大鱼拖到了船边，老人就用那根棍子来制服它。没有人会偷老人的东西，不过最好还是把布帆和粗绳带回去，因为它们怕受露水；再加，他虽然相信当地的人不会偷他的东西，却担心把鱼钩鱼叉留在船上毕竟是不必要的诱惑。

“当心不要连辛辛那提的红衣队和芝加哥的白袜队都怕起来了。”

“你先读，等我回来再告诉我。”

“你看，我们去买一张有八十五号码的连号彩票好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好，”男孩说，“可是你八十七天的伟大记录呢？”

“那是不会有两次的。你看你能找到一张八十五号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一整张好了。一张是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呢？”

“那容易。两块半我总借得到。”

“我想也许我一样借得到。可是我尽量不借。一次借。两次讨。”

“盖暖些，老头子，”男孩说，“记住这是九月。”

“这是大鱼来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里，谁都能做渔夫。”

“现在我就捉沙丁鱼去了。”男孩说。

男孩回来时，老人已坐在椅上睡去，太阳也已落下。男孩从床上拿起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着老人的两肩。他的两肩很怪，虽已垂老，却仍孔武有力；颈项也仍健壮，而且当他垂头睡着的时候，上面的皱纹也不很显著。他的衬衫补过许多次，已经和那船帆相似；补过的地方也因日晒而褪成各种不同的色调。可是老人的头部已极苍老，只要闭上眼睛，脸上便毫无生气。报纸横摊在他的膝盖上，在傍晚的微风里给他的手臂压着。他赤着两脚。

男孩走时，他坐在那儿，回来时他还在熟睡。

“醒一醒，老头子。”男孩说着，用手按住老人的一边膝盖。

老人睁开眼睛；刹那间，他从远方清醒回来。接着他微笑起来。

“你弄到什么东西？”他问道。

“晚饭，”男孩说，“我们就要吃晚饭了。”

“我不大饿。”

“来吃吧。你不能钓鱼不吃东西的。”

“把棒球的消息告诉我。”男孩央求他。

“我说过的，美联队还是北美队胜。”老人得意地说。

“今天他们可输了。”男孩告诉他。

“那不算什么。伟大的第马吉奥重振声威了。”

“他们队里换了人。”

“自然了。可是没他就不同了。另一组，布鲁克林对费拉德尔菲亚，我还是喜欢布鲁克林。这么说，我又想起了狄克·席思勒和老公园里那种精彩的猛球。”

“简直天下无敌。我一辈子看过的球算他打得最远。”

“你还记得他以前常来平台吗？我真想带他去钓鱼，可是又不敢请他。后来又叫你去请他，你也不敢。”

“我记得。那是个大错。他也许真会跟我们去。那真够我们乐一辈子了。”

“我真想带伟大的第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他们说他的父亲也做过渔夫。恐怕他以前也像我们这么穷，懂得这一套的。”

“伟大的席思勒的父亲一点也不穷，他父亲像我这么大就在大球队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正在去非洲的一条老式帆船上做水手，到黄昏还看见岸上的狮子。”

“我晓得。你对我说过的。”

“我们谈非洲呢，还是谈棒球？”

“我想还是谈棒球吧，”男孩说，“谈谈伟大的约翰·杰·马格洛吧。”他说“杰”是“荷塔”。

“早年他有时也爱到平台上来。可是他蛮得很，说话又粗，喝起酒来更难应付。他爱棒球，也爱玩马。至少他袋子里总是带着各式各样赛马的名单，打电话的时候，也老是提起马的名字。”

“他是了不起的经理人，”男孩说，“我父亲觉得他最了不起。”

“因为他最常来这儿的的关系，”老人说，“要是杜洛舍年年都来的话，你父亲又会觉得他是最了不起的经理人了。”

“到底谁最了不起呢，吕克，还是迈克·堇沙雷？”

他不再梦见狂风暴雨，或者女人，或者大场面，或者巨鱼，或者拳赛，或者角力，或者亡妻。如今他只梦见各种地方和岸上的狮子。狮子在暮色里像小猫一样地嬉戏，而他就像爱那男孩一样地爱它们。他从未梦见那男孩。他就这么醒来，透过敞开的门凝望晓月，又抖开裤子穿上。他在屋外小便罢，便一路走上坡去，唤醒男孩。晓寒里他索索发抖。可是他知道这么抖着就会发暖，而且马上就要划船了。

男孩住屋的大门没有下锁，他便开门，赤着脚悄悄走进去。男孩熟睡在第一间房里的小床上；借着落月透进来的清光，老人一眼就看到他。他轻轻地握住一只脚不放，直到男孩醒来，转身望他。老人点点头，男孩便提起床边椅上的裤子，坐在床上，穿上裤子。

老人走出门外，男孩跟他出去。他睡意仍浓，老人便搂着他的肩头说：“对不起。”

“哪里话，”男孩说，“男子汉应该这样。”

他们一路向老人的小屋走去。昏暗中，沿路都有赤脚的渔人掬着自己的船桅走动。

到了老人的小屋，男孩拿起盛绳圈的箱子和鱼钩鱼叉，老人便掬着卷有布帆的船桅。

“你要喝咖啡吗？”男孩问道。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在船上，再去喝。”

他们到专做渔人生意的早食店里，用炼乳罐头盛咖啡喝。

“你睡得好吗，老头子？”男孩问道。虽然打断睡眠，仍感不适，他现在总算渐渐地醒过来了。

“好极了，曼诺林，”老人说，“我今天觉得很有把握。”

“我也是的，”男孩说，“现在我得去拿你和我的沙丁鱼，还有你的新饵。他总是自己拿我们的东西。他从来不要别人拿。”

“我们可就不同，”老人说，“你才五岁，我就让你拿东西了。”

“我记得，”男孩说，“我马上就回来。再喝一杯咖啡吧。我们可以记账。”

他赤脚踩着珊瑚岩，向藏饵的冰屋走去。

老人缓缓地饮着咖啡。一天就吃这些了，他知道非吃不行。近来他久已不甘饮食，也从来不带午餐。他在船头藏水一瓶，一整天就够了。

这时男孩已经带着沙丁鱼和报纸包着的两饵回来。两人踩着夹有卵石的沙地，顺着小径，走到船边，把船抬起，推下海去。

了的棍子上，如此饵上一有拉动，棍子便会浸水；每根钓索都有两盘四十英寻长的绳圈，可以系上别的备索，所以必要时，可以让一条大鱼拖开三百英寻以上的钓索。

现在老人看着船边的三根棍子刺入水中，一面缓缓地划动，使钩索拖直，并且保持各自应有的深度。天色已经透明，眼看太阳就要升上。

旭日从海底淡淡地升起，老人看到了别的渔船紧贴着水面，远离海岸，而且散布在湾流四处。不久阳光更亮，光芒照在水面，等到全轮升尽，平稳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的眼里，十分刺眼，他便避开反光，划船前进。他俯视水中，看着直入海水深处的钓索。他的钓索比别人都拖得直，所以在湾流深处的每一层水面，都有一个引饵恰如他理想地等待着每一条大鱼游过。别的渔人却让钓索随波逐流，有时钓索只入水六十英寻，那些渔人却以为已经入水一百英寻了。

可是，他想，我的钓索深度最准。只是我已经不再交运罢了。可是谁又能预料呢？也许就是今天。天天都是新日子。有运气当然好。可是我宁可做得准确。这样，运气一来，我就等着了。

这时，太阳已经升上来两小时，向东方眺望，也不那么刺眼了。此刻但见三点小船，紧贴水面，而且远在靠岸的那边。

他想，早上的阳光刺眼了一辈子。可是我的眼力依然健好。到了傍晚，我正视落日，眼睛也不会发黑。落日的威力较大。可是旭日真伤眼睛。

正在这时，他看见一只军舰鸟，展开黑色的长翼，在前面的天空飞旋。它一回双翼，迅速地向下斜冲，接着又开始飞旋。

“它一定抓到什么东西了，”老人高叫，“它不只是看看的。”

他向鸟儿飞旋的地方，继续缓缓地划行。他从容不迫，使钓索保持垂直。他只划得比湾流快些；如果他想利用鸟儿寻鱼，则他平时捕鱼会划得慢些，可是现在他的捕法仍不失精确。

大鸟升向上空，又平举双翼，开始飞旋。接着它又蓦地潜水，老人看到飞鱼破水而出，在水面拼命飞行。

“鲱鳅，”老人高叫，“那是大鲱鳅。”

他把木桨放好，从船头下面取出一条细索。索上系有一条金属引线和一把中型的钓钩，他便在钩上挂一尾沙丁鱼。他让钓索滑过船边，在船尾的扣环上系牢。然后他又在别条钓索上安好了饵，成盘地放在船头的阴影里。于是他继续划船，一面望着那长翼的黑鸟紧贴在水面努力飞行。

他正看着，那鸟儿再度潜水，先是它斜着翅膀，向下俯冲，接着又猛烈地、吃力地拍动双翼，追赶飞鱼。老人看得出，因为大鲱鳅追逐逃命的飞鱼，水面竟微微隆起。鲱鳅正在飞鱼逃亡的水面之下，破浪前进；等到飞鱼落下，它们可能正在那处水中疾泳。他想，好大一群鲱鳅。

绕着它追。

老人想，如果它们不是游得太快，我就可以划到它们中间去；他望着鱼群把海水打成一片白浪，那鸟儿这时也俯冲下来，潜袭那些惊惶中给赶上水面来的饵鱼。

“这鸟儿帮了我的大忙。”老人说。正说间，船尾的钓索在他脚下打好绳圈的地方忽地拉紧，他便丢下双桨，紧握钓索，开始向船里拉扯，边扯边感到那小鲐鱼左右挣扎的力量。他愈扯，那挣扎愈加猛烈；他已经看到水中鱼儿蓝色的背脊和金色的两侧，接着他便将它摔过了船舷，丢进舱里。它躺在船尾的阳光里，饱满结实，像一颗子弹，又凝着它那迟钝的大眼，用它整洁而灵活的尾巴，急躁而颤抖地，猛拍着船板，直到筋疲力尽。老人不忍，便在它头上猛击一棍，把它踢进船尾的阴影里去，这时它全身还在颤抖。

“鲐鱼，”他大声说道，“这是条好饵。称起来像有十磅重。”

他记不起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便爱一个人大声自言自语。往日，在孤独的时候，他曾爱唱歌自娱；有时夜间独自在渔船上或是龟船上轮班掌舵，他也会唱起歌来。也许他是在男孩离去，寂然一人的时候，才开始高声自言自语。可是他已经记不起了。和男孩在一起捕鱼的时候，他们只在必要时才交谈。他们只在夜间，或是受困于暴风雨的时候，才会说话。在海上，不说废话是一种优点，老人也一向认为如此，并且遵守这种良习。可是现在，因为旁边没有人讨厌说话，他便屡次大声地说出自己的心思。

“别人要是听见我高声自言自语，一定以为我发疯了，”他大声说，“可是，既然我没有发疯，我才不在乎。有钱人在船上照样有收音机对他们说话，而且报告他们棒球的消息。”

现在可不是记挂棒球的时候，他想。现在只能注意一件事。我生来要做的事。也许有一条大的在那群鱼附近。我不过碰上一条正在贪吃而走散的鲐鱼罢了。可是它们去得太远、太快了。今天，浮现在海面的所有东西都流得很快，而且都流向东北。是天色的关系吗？还是变天有什么预兆而我不懂呢？

他不再看见绿色的海岸，但见蓝山的顶部闪白，犹如积雪，还有那山上的白云，像一簇高大的雪岭。海水颜色深暗，阳光在水中映出缤纷的七彩。浮游生物的万点红斑，已因太阳高升而逐渐隐去，老人只看到蓝水深处大片的七彩棱柱，还有他的钓索直入一英里深的海中。

渔人把那些同类的鱼都叫做鲐鱼，只有到出售它们，或者把它们换鱼饵时，才分辨得出它们各自的名称。这时鲐鱼又已沉下。阳光转烈，老人觉得颈背开始受晒，汗水也边划边沿着背脊淌下。

他想，我本来可以随波逐流，一面睡觉，一面在脚趾上套个绳圈，好及时醒来。可是今天已是第八十五天，我得好好钓一天。

他正望着钓索，忽见一根突出的绿棍，猛然刺入水中。

“来了，”他说，“来了。”便放好木桨，不使它撞船。他伸手拉起钓索，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它轻轻捏住。他不觉得有什么拉紧或重量，只轻轻地握住钓索。接着又拉紧一下。这

上去。现在他准备好了。除了正在放出去的这盘钓索，他还有三盘四十英寻的绳子可用。

“再尝一点，”他说，“好好吃吧。”

他想，吃吧，让钩尖刺进你的心坎，把你刺死。乖乖地上来，吃我一叉。行了。好了没有？吃够了没有？

“来吧！”他大声说，一面双手猛扯，拉上来一码钓索，接着一遍又一遍地猛扯，两臂轮流，使尽臂力，猛扭身体。

毫无结果。大鱼照样向前缓缓地泳行，老人一寸也吊它不起。他的钓索本来结实，可吊大鱼，他便反背把它拉住，紧得索上迸出一颗颗的水珠。接着钓索开始在水中发出悠长的滋滋声响，他仍然握住钓索，把身子靠紧坐板，借着后仰之势，抵抗大鱼的拖扯。小船开始向西北方慢慢移动。

大鱼不断地泳行，他们便在平静的海上缓缓前进。别的鱼饵仍在水中，然而他无能为力。

“但愿那孩子在我身边，”老人大声说道，“我正给鱼儿拖走，而自己做了缆柱。本来我可以把钓索系牢。可是它又会把索拉断。我只好尽力将它拉住，必要的话，也只好放索让它。谢天谢地，它一直向前游，没向下沉。”

万一它打定主意潜下水去，怎么办？我不晓得。万一它沉到水底死掉，又怎么办？我不晓得。可是我总有办法。办法多得很。

他反背着钓索，看着它斜入水中，小船不断向西北航行。

这样拉会拖死它的，老人想道。它不能老是这么拖下去。可是四小时后，那大鱼仍旧拖着小船，不断向远海游行，而老人依然紧紧地反背着钓索。

“中午我就钩住了它，”他说，“可是始终还没见过它。”

他在钓着大鱼之前，已把草帽推向额前，这时额头磨得发痛。同时他又感到口渴，便跪了下来，留心不使钓索晃动，一面尽量爬进前舱，伸出一只手去探取水瓶。他打开瓶子，喝了一点，便靠着船头息下。他坐在迄未竖起的桅杆和布帆上面，尽力支持下去，避免胡思乱想。

他回头眺望，已经看不见陆地。那没有关系，他想。我随时可以凭哈瓦那的灯光回航。太阳还有两小时才会落下，也许它会在日落前冒上海来。不然，它也许会在月升时上来。再不然，它也许会在日出时冒上来。我没有抽筋，又还有气力。可是它的嘴里却咬着钓钩。好壮的鱼，扯得那么厉害。它的嘴巴一定把钓索咬得好紧。我真想见一见它。我只要见它一次，看看对手是什么样子。

老人仰观群星，看出大鱼整夜都未改变路线和方向。日落后，海上转寒，老人的汗液在背上、臂上和苍皱的腿上收干，发冷。日间他曾把遮盖饵箱的布袋铺在阳光下晒干。日落后，他把布袋围住颈项，覆在背上，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垫在绕肩的索底。这么一来，他便有办法向前



可是，上了我的当，它就必须下个决心，老人想道。

它的选择是远避一切圈套和诡计，躲在黑暗的深水里。而我的选择是远离人间去那儿找它。远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找它。如今我们已经对上了，从中午直到现在。双方都没有谁来帮忙。

也许我不该做渔夫，他想。但是我生来就得干这行。天亮了，我一定要记住吃那条鲑鱼。

天亮前，有样东西拉住他背后的诸饵之一。他听见绿棍拉断，钓索从船边猛拖出去。昏暗中，他拔出小刀，用左肩抵住了整条大鱼的拉扯，向后斜靠，衬着舷板把绳子割断。接着他又把近身的一条钓索割断，在暗中把两条备索的活端系紧。他用一只手灵活地工作，又用脚踩住了绳圈，把绳结拉牢。现在他有了六卷备索。割断的钓索，每条都有两卷，那小鲑鱼咬过的饵索也有两卷，六卷都已系在一起。

他想，天亮了我要挣到那条四十英寻的钓索旁边，把它也割断，再把备索连接起来。我要牺牲两百英寻上好的卡塔兰粗索，外加钓钩和肠线。这些都可以补充。可是万一我钓到一条鱼，让它把这条大鱼的绳子弄断，有谁来补充这条大鱼？我不晓得现在咬住引饵的这条是什么鱼。也许是条马林鱼，也许是旗鱼，也许是鲨鱼。我一直不能判断它是什么。我得早点把它干掉。

他大声地说：“但愿那孩子在这儿。”

可是你并没有把孩子带来，他想。你只有依赖自己，而且不管天黑还是天亮，现在就得挣到最后的绳边去，把它割掉，再把那两卷备索安上钓钩。

他终于完成了。暗中行动困难；大鱼一度掀起了巨浪，把他向前拉倒，在他眼下撞出伤痕。他脸上流下了一点血，可是还不到下巴，就已干凝，他努力挣回船头，靠着木板息下。他拉好布袋，小心翼翼地把钓索移动，绕到肩头的另一边；于是他背紧钓索，把它拉住，留心试一试大鱼拉扯的力量，然后又把手伸入海水，试探小船前进的速度。

不懂它为什么要那么歪一下，他想。铁丝引线一定滑到它那庞大如山的背上去了。它的背脊自然不会像我的一样感觉酸痛。可是不管它有多么伟大，它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船。现在，所有会引起麻烦的东西都已清除，我又有许多备索；尽人力吧。

“鱼哟，”他轻轻地说，接着又大声说，“我要和你拼到底。”

我想它也会奉陪的，老人想道；于是他便等待天亮。黎明之前，海上寒冷，他便在船板上撑体取暖。它能撑多久，我就能撑多久，他想。钓索在微明的曙色里向外伸延，直入海中，小船不断前进，旭日的轮边在老人的右手涌出水面。

“它向北方游了。”老人说。湾流会把我们远漂去东边的，他想。但愿它随着湾流旋转。那样就表示它累了。

等到太阳升得更高，老人才发现那大鱼并未疲倦。只有一个好现象。钓索的斜度显出它此刻正游到较浅的地方。那未必表示它会跳出水来。但是已有可能。

断的程度，便牢牢地拉住，倚着紧索，重新坐好。

“现在你痛了吧，大鱼，”他说，“天晓得，我也一样。”

他四顾寻找小鸟，因为他欢喜有它做伴。可是小鸟已经飞走。

你不会久留，老人想道。可是在你到岸之前，苦头还更多呢。我怎么会让那鱼儿突然一拉，就把我擦伤了？我一定笨到家了。不然就是我正在望那小鸟，正想着它。现在我得专心工作，然后吃那条鲑鱼，免得气力不足。

“但愿那孩子能在这儿，而且能有点盐巴。”他大声说。

他把钓索的重量移到左肩，小心地跪了下来，在海水里洗手，又把手浸在水里一分多钟，望着血迹漂流，还有海水因小船前进而不住地冲击他的手。

“它已经慢得多了。”他说。

老人原想把手放在咸水里面再浸一会，可是又恐怕大鱼会突然再歪一下，便站起来扶好，伸手迎向阳光。割破他肉的只是一条绳伤。可是那伤处正是他手上使劲的部分。他知道在搏鱼结束之前，自己还要用这双手，当然不愿搏斗尚未开始，就把手割伤。

“好了，”他晒干了手，说道，“我得吃那条小鲑鱼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钩过来，坐在这里好好吃一顿。”

他跪了下来，用鱼钩在船尾钩到鲑鱼，便留心不让它碰到绳卷，把它钩到身边来。于是他重新用左肩背住钓索，再用左手和左臂支持身体，从鱼钩上拔下鲑鱼，又把鱼钩放回原处。他用一只膝盖跪在鱼身上，顺势从头到尾，在鱼背上切下一条条暗红色的肉来。这些肉都给切成了楔形，他顺势从背脊骨旁一直切到腹边。他切好六条，便一起铺在船头的木板上，又在裤子上擦干小刀，然后抓住鲑鱼残骸的尾巴，抛出船去。

“只怕是吃不完一整条。”他说着，用刀横切一条鱼肉。他仍感到那钓索不断紧紧地拖着，而左手已在抽筋，只能紧抓粗索，望而生厌。

“好怪的手。”他说，“要抽筋就抽筋。抽成爪子吧。对你有什么用。”

吃吧，他想，一面又俯视深水，望着倾斜的钓索。马上吃吧，吃了可以补手。不能怪手，而是你守大鱼好几个钟头了。但是你可以永远守下去。现在就吃鲑鱼吧。

他拾起一片肉来，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味道还不坏。

好好地嚼吧，把鲜汁都嚼出来，他想。要是能和点白柠檬、柠檬或者盐巴一起吃，倒也不错。

“你觉得怎么样，我的手啊？”他向那死尸般痉挛的僵手问道，“我要为你再吃一点。”

他仰视天空，但见白色的积云拥聚，好像一堆堆可亲的冰淇淋，高高在上还有那纤薄如羽的卷云，衬在九月高旷的天顶。

“这是微风，”他说，“这种天气对我比对你来得有利，大鱼。”

他的左手仍在抽筋，可是他正把它慢慢地扳开。

我最恨抽筋了，他想。这是人体自己的阴谋。当着别人的面前，因为食物中毒而泻肚子或者呕吐，都很丢脸。可是痉挛——他心理想着的却是 *calambre*[3]——却使自己难堪，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那孩子在这儿，他就会帮我揉手，从前臂一路揉松下来，他想。可是它会松下来的。

不久他的右手觉得钓索的拉动起了变化，接着又看到水中钓索的斜度有异。于是他靠在钓索上，又用左手急躁地猛拍大腿，接着便看见钓索慢慢地向上斜升。

“它冲上来了，”他说，“来吧，我的手。求求你，来吧。”

钓索慢慢地平稳地上升，接着船前的洋面庞然隆起，于是大鱼破水而出。它不断地涌出水面，海水从它的两侧泻下。它闪着阳光，头部和背脊呈深紫色，两腰在日光下显出淡紫色的宽阔条纹。它的剑嘴像棒球棒那么长，又像窄剑那么尖，它全身跃出水面，又像个潜水能手那么平稳地落回海中；老人看着它那镰刀一般的大尾巴没入水中，于是钓索开始直射出去。

“它比小船还长出两尺。”老人说。钓索射得既快且稳，大鱼也沉着不乱。老人用双手努力扯住钓索，不使它过紧而断裂。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保持平稳的压力以减低大鱼的速度，那大鱼便会拖完全部的钓索，将它拖断。

这是条大鱼，我得好好地收服它，他想。我绝对不能让它发现它自己的力量，或者发现它只要一冲，就有怎样的后果。如果我是它，我现在就会尽力猛扯，直到扯断为止。谢天谢地，虽然它们比较崇高、能干，它们并不如我们这些杀鱼的人这么聪明。

老人见识过许多大鱼了。他见过许多一千磅以上的大鱼，平生也捉过两条那么大的鱼，但都不是独力捕得。如今，在不见陆地的海上，他竟独自困守着一生见过的最大的鱼，比他听说过的还要庞大，而自己的左手仍像鹰爪一样地紧合。

它总会复原的，他想。不成问题，它总会恢复原状，来帮助我的右手。鲔鱼和我的双手，这三样东西犹如兄弟。它一定要复原。它真不应该抽筋。大鱼又已慢了下来，正以原来的速度向前泳行。

我不懂它为什么要跳上来，老人想道。它像是特别跳上来，让我看看它有多庞大。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了，他想。我希望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何许人物。可是这么一来，它就会看见我的僵手了。让它把我幻想成更伟大的人物吧，我也会兑现的。但愿我自己是这条大鱼，他想，具有它的一切力量，来对抗我仅有的意志和智慧。

下午那钓索又一度开始升起。可是大鱼只是继续在略浅的海面下泳行。斜日照在老人的左臂、左肩和背部。他因此推断大鱼已经改向东北泳行。

既然看到大鱼一次，他幻想得出那大鱼正在水中游泳，紫色的胸鳍张开，有如双翼，那竖直的大尾巴在暗海里切过。不知道它在那么深的地方能看得多远，老人想道。它的眼睛很大，而视力差得多的马也能在暗中探看。我以前也能在暗中一目了然。当然不是在漆黑的时候。可是几乎也眼明如猫。

靠着阳光和手指不住的动弹，他的左手现在已经完全复原，他便开始让它多负担力量，又耸起背肌，稍微躲开那粗索的擦痛。

“要是你还不累的话，大鱼，”他大声说，“你可真奇怪。”

现在他觉得非常疲倦，知道黑夜即将来临，便努力想念别的事情。他想起那些棒球大队，自然在他想来，那些都是所谓 Gran Ligas[4]；他知道纽约的北美队此刻正对上底特律的老虎队。

我不晓得比赛的结果，到现在已有两天了，他想。可是我得有信心，我应该对得起伟大的第马吉奥，他就在骨刺发痛的时候，也照样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骨刺是什么？他自问道。就是 un espuela de hueso[5]。我们没有这种病痛。它会像脚跟里藏斗鸡的利爪那么痛吗？我想我可受不了那种刺痛，或者丢了一只甚至两只眼睛还要像斗鸡那样斗下去。人和大鸟巨兽相比，简直渺小可怜。我宁可做深藏在暗海里的那条巨鱼。

“除非有鲨鱼来，”他大声说，“如果鲨鱼来了，天保佑我们吧。”

你相信伟大的第马吉奥会像我这么长久地守住一条大鱼吗？他想。我相信他会，说不定还要久些，因为他年轻力壮。再加他的父亲也做过渔夫。可是骨刺不会把他刺得太痛吗？

“这我不清楚，”他高声说，“我从来没有过骨刺。”

日落后，为了加强信心，他便追忆自己往日在卡萨布兰卡的酒店里，曾和码头上的大力士，从先富威戈斯来的黑大汉，较过臂力。两人把肘都靠在桌面的一条粉笔线上，举直了前臂，握紧了手，就这么拼了一天一夜。两人都想把对方的手压倒桌上。赌注热烈，许多人在煤油灯下进进出出，他只注视着黑人的手、臂和脸部。开头的八小时后，他们每隔四小时便调换一批裁判，好让那些裁判轮流睡觉。血从两人的指甲下面流了出来，他们却互视对方的眼睛、对方的手与前臂；赌客在房内进进出出，又坐在靠墙的高椅上观战。墙壁用木板制成，漆了鲜明的蓝色，油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壁上。黑人的身影异常魁伟，每当微风摇撼油灯，那影子便在壁上晃动。

战况整夜起伏不定，他们倒甜酒给黑人喝，又为他点香烟。那黑人喝过甜酒，便奋力比赛，一度把老人（在那时当然不是老人，而是“选手桑地雅哥”）压歪了将近三英寸。可是老人重新把手扳回对平。当时他就自信已经慑服了那黑人，哪怕他是个好汉，是个大力士。天亮后，正当赌客提议判成和局，而裁判正在摇头，他却使出气力，把那黑人的手直压下去，压下去，终于压在桌板上。比赛从星期天早晨开始，直到星期一早晨才罢。许多赌客曾要

为发怒，或是加速，就会显出这些条纹？

天快黑时，小船经过大如岛屿的马尾藻丛，这些水草在微波的海上起落晃动，好像海洋正在黄色的毯子下面跟人做爱。正在这时，他的小钓索钩住了一条鲱鳅。开始他看见它跃入空中，在落日的余辉里闪着金黄，在半空急剧扭身拍尾。因为恐惧，它像个卖艺人那样一次又一次地跳跃。他努力挣回船尾蹲了下来，用右手和右臂握住粗索，再用左手把鲱鳅拖拢，每拖进一段钓索，便用赤着的左脚把索踩住。等到鲱鳅拖到了船尾，正在拼命跳上跳下，又左右乱冲，老人便靠在船尾，把满身紫斑、闪着金光的鱼儿提进船来。它两颚痉挛张合，频咬钓钩，又长又扁平的身体和头尾猛拍船底，直到他用棍子乱打它那金闪闪的头，打得它索索发抖，寂然不动。

老人自鱼身取下钓钩，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把钓索摔出船外。接着他又慢慢地挣回船头。他洗过左手，在裤子上擦干。于是他把粗索从右手换到左手，再在海水里洗右手，一面望着太阳落入大洋，粗索斜入水中。

“它一点也没有变。”他说。可是看看海水冲手的流势，他发现速度显然已经慢了下来。

“我要把两支桨一齐横绑在船尾，夜间就会使它慢下来。”他说，“它能熬夜，我也能。”

等一下最好取出鲱鳅的内脏，可以保存肉里的血分，他想。我可以等一下再做那件事，到那时还可以捆住双桨，加重拖力。现在我最好让大鱼安静，日落时也不要过分惊动它。太阳下去的时候，鱼类最不安了。

他让手在空中吹干，便用干手握紧钓索，让自己尽量轻松一下，又靠着木板让大鱼把自己向前拖去，这样小船就可以承受和他同样或更大的拖力。

这件事我还得学呢，他想。至少眼前这一步。还有，别忘了它从咬住鱼钩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而它又这么庞大，需要多吃。我吃了整条鲑鱼。明天我还可以吃鲱鳅，他叫鲱鳅做“多拉多”[7]。也许把它弄干净了，我就得先吃一点。它比鲑鱼难吃。可是，话得说回来，什么事都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大鱼？”他大声问道，“我觉得很舒服，我的左手已好些了，而且我还有一天一夜的粮食。拖船吧，大鱼。”

他并非真正觉得舒服，因为他背上粗索的擦痛几已超过痛苦，成了他不能置信的麻木。可是我经历过更糟的情况，他想。我的右手只割伤了一点，左手抽筋也已经复原，两腿都好。再加，我在粮食方面也占了上风。

现在已经昏黑，因为九月间，太阳落后，天很快就黑了。他靠着船头磨旧了的木板，尽量休息。初夜的星星已经涌现。他不识莱吉尔[8]的名字，却望得见它，并且知道不久群星都会出齐，都成了他的远方朋友了。

“大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从来没见过或听说过这么一条鱼。可是我还是得杀掉它。幸好，我们不需要去刺杀星星。”

到了船尾，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握住背在肩头的钓索，又用右手把小刀拔出鞘来。这时星光灿烂，他把鲑鳟看得清楚，便用锋刃插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尾拖出来。他用一只脚踩住鱼身，从肛门直到下颚的尖端，很快地把它切开。接着他放下小刀，用右手把鲑鳟的内脏挖空，又把两鳃拔个干净。他摸到胃部，感到又重又滑，便把它切开。里面还有两条飞鱼，新鲜而又坚硬，他把飞鱼并排放好，将内脏和两鳃抛出了船尾。它们沉了下去，在水中留下一条磷光。这时鲑鳟在星光下冻冷，显出癩病似的灰白色，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开一边的皮。接着他把它翻过身来，剥另一边的皮，又从头到尾把两边剖开。

他把残骸滑出船外，看看海水有无波动。只见到它缓缓下沉时发出的亮光。于是他转过身来，把那两条飞鱼夹在鲑鳟的两片肉里，又把小刀插回鞘中，然后慢慢地挣回船头。背上那钓索的重量压弯了他的背脊，他用右手拖着鲑鳟。

到了船头，他将两片鱼肉在木板上摊开，又把飞鱼放在旁边。然后他把绕过肩头的钓索稍稍挪动，又用靠在舷边的左手把钓索握住。接着他又俯靠在船边，在海水里洗涤飞鱼，一面注意海水冲手的速度。他的手因为剥过鱼皮而发磷光，他便注视海水冲击磷手的流势。流势已经转弱，他用手边摩擦船板，磷屑便顺水流去，慢慢地漂向船尾。

“它不是累了，就是正在休息，”老人说，“现在我好歹吃些鲑鳟肉，然后休息一会，小睡一下。”

星光之下，夜越来越凉，他吃了半片鲑鳟肉和一条去了内脏割了头部的飞鱼。

“鲑鳟煮熟了多好吃，”他说，“可是生吃真是难吃。以后我上船，一定要带点盐巴或白柠檬。”

他想，要是我聪明，就该整天把海水泼在船头上，让它晒干了变盐。可是，话得说回来，我直到快晚的时候才钓到那条鲑鳟。当然，这还是缺少准备。不过我还是嚼得很久，并不想呕。

东边的天空布满了云朵，他熟悉的星星一颗颗隐去。他这时好像正飘入云朵堆成的大峡谷，风已平息。

“三四天后天气要变坏，”他说，“可是不在今晚，也不在明天。现在大鱼平静而又稳定，老头子，弄好钓索就睡一下吧。”

他用右手紧握钓索，然后用大腿抵住了右手，把全身的重量都靠在船头的木板上。接着他把肩头的钓索稍微向下移，用左手抵住。

我的右手只要握紧了，就可以一直扶下去，他想。如果我睡时右手松了，钓索给拖出去，左手就可以把我惊醒。右手自然很苦，可是已经苦惯了。就算能睡二十分钟或者半小时，也是好的。他向前靠，全身紧抱钓索，把整个重量交给右手，便这么睡去。

他不曾梦见狮子，却梦见绵延八至十里长的一大群鼠海豚。那正是交配时期，它们跃入高空，又落回原来跃起时留在水中的漩涡。

他认为右手在海水里已经浸得够久，便抽出来，细加注视。

“还不错，”他说，“男子汉不在乎吃苦。”

他小心翼翼地握住钓索，不让它滑进新的绳伤，又转移重心，靠在小船的另一边，把左手伸进海水。

“你这废物还不太差，”他对自己的左手说，“可是刚才一下子你都不听我使唤了。”

为什么我不生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该怪我没有好好地训练那一只手。可是天晓得，它有的是练习的机会。它在夜间干得还不坏，也只有抽过一次筋。要是它再抽筋，就让绳子把它割掉。

他想到这儿，知道自己的头脑已不清醒，认为应该再吃点鲛鳅。可是我吃不下了，他对自己说。头昏总比呕吐得丧失气力好些。而且我的脸曾经闷在鲛鳅肉里，要是我再吃肉，我知道就不能留肉了。在肉变坏之前，我得留它下来应急。可是现在才要吃补来增加气力，已经来不及了。你真笨，他对自己说。吃另一条飞鱼嘛。

飞鱼躺在那儿，干净可吃，他用左手取食，细嚼骨头，一直吃到尾巴。

它几乎比别的鱼都来得补人，他想。至少可以增加我需要的那种气力。现在我已经尽了力量，他想。让它开始打圈子，让战斗开始吧。

自从他出海以来，这已是第三次日出，大鱼却在这时开始打圈。

他从钓索的斜度上还看不出大鱼是在打圈。那还早呢。他只觉得钓索的拉力微微松懈，便开始用右手轻轻地拉扯钓索。钓索照常紧张起来，可是正当他拉到要断的时候，钓索竟开始回收。他把肩膀和头从索下滑出来，开始平稳地、轻轻地拉进钓索。他挥动两手，尽力利用身体和两腿来帮助拉扯。他的老腿与老肩应和着拖索的摇摆而转动。

“好大的圈子，”他说，“总算在打转了。”

于是钓索再也拖不进来，他把钓索拉住，直到阳光中看见钓索跳下了水珠。接着它又拖了出去，老人便跪下来，很不甘心地让它重回到深暗的海水里去。

“它正朝外打圈子呢。”他说。我得尽力拉住，他想。拉紧了，它的圈子会一次比一次缩小。也许一小时内，我就能看见它了。现在我得镇服它。然后再杀掉它。

可是那大鱼仍旧缓缓地打圈子，两小时后，老人却周身汗湿，直累到骨头里去。可是现在圈子已经小得多了，从钓索倾斜的程度，他看出大鱼一面游泳，一面已经不断浮升。

老人看见眼前出现了黑点，咸的汗水打湿了他的眼睛，割痛他眼上额上的伤痕，这样已经一个钟头。他并不怕那些黑点。他这么紧拉钓索，看见黑点是很自然的。可是他曾有两次感到

到了第三个圈子，他初次看见了那条大鱼。

开始看到，像一个暗影，历时很久才在船下游过，他简直不能相信它有这么长。

“不对，”他说，“它不会那么大。”

可是它就有那么大，而且打完圈子，它竟在三十码外浮到水面，老人看见它的尾巴露出水来。它比一把大镰刀还高，在深蓝的水面上显出很淡的紫色。不久它又扫了回来，因为大鱼就贴近水面游泳，老人看得见它魁伟的躯体和周身缠绕的紫色条纹。它的背鳍下垂，可是那巨大的胸鳍却张得很开。

这一圈，老人看见了大鱼的眼睛和绕它而泳的两条灰色的印鳗鱼。有时它们吸住大鱼，有时又猛然跳开，有时又在它的身影里悠闲地游动。它们的长度都在三尺以上，每当疾泳的时候，周身便像鳗鱼一样刷来刷去。

这时老人已经流出汗来，可是并非由于阳光。每逢大鱼平稳地转弯，他便收进钓索；他深信再打两圈，他就有机会把鱼叉插进去了。

可是我得把它收近来，越近越好，他想。我不能瞄头。我得插中它的心脏。

“你要沉着、坚强，老头子。”他说。

到了下一圈，大鱼的背脊已露出水面，可是离小船还是太远了一点。再绕一圈，它还是离船太远，可是出水较高，老人深信只要再收进一段钓索，就能把它拖到船边来了。

他老早就把鱼叉装上了绳子，那一卷细索盛在一个圆篮子里，索尾紧系在船头的缆柱上。

这时大鱼已经打着圈子游了拢来，安详，俊美，只有那大尾巴在摇动。老人尽力拉它，想把它拖近来些。大鱼向侧边微微歪了一下。不久它又游正，开始另一个圈子。

“我把它拉动了，”老人说，“拉动了。”

他又一次感到晕眩，可是尽力把大鱼拉住。我把它拉动了，他想。也许这一次我就能把它拉过来。拉吧，我的手，他想道。踩牢了，我的脚。撑下去，我的头。撑下去。你从来没误过事。这一次我要把它拉过来。

大鱼还不曾游到船边，他便使尽平生之力，拼命拉扯，那大鱼被拉歪了一点，不久又浮正，游开。

“大鱼，”老人说，“大鱼，你总归是要死的。你一定要我也同归于尽？”

像这么下去是毫无结果的，他想。他的嘴巴干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现在又够不着水。这一次我一定拉它到船边来，他想。再多转几圈，我可受不了。不，你受得了，他对自己说。你能够撑到底。



现在我要准备绳子，打好活结，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就算我有两个人，不怕船上水满，把它抬上船来，再把水排出去，这只小船也装它不下。我要把一切准备妥当，把它拖拢，绑好，再竖起桅杆，扬帆回家。

他动手把大鱼拉拢船边，好用绳子穿过它两鳃，从嘴里拉出来，把它头部齐着船头绑好。他想，我真想看看它，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产了，他想。当然那并不是我想摸它的原因。我想我已经摸着它的心了，他想。那是当我第二次猛推鱼叉的时候。现在就把它拖拢来靠紧，再用一个活结套住它的尾巴，一个活结套住它的腰部，将它捆在船边。

“动手吧，老头子。”他说。他喝了很浅一口水。“拼过了命，还要做许多苦工。”

他仰视天空，又打量大鱼，又熟视太阳。才过中午不久，他想。贸易风渐起。现在这些绳子都不要紧了。回到家里，那孩子和我可以把它们接起来。

“来吧，大鱼。”他说。可是大鱼不拢来。它反而躺在波间，翻来滚去，老人便把小船拉上去就它。

等到小船和它并齐，把鱼头拉拢船头，他简直不能相信它有那么大。他从缆柱上解下鱼叉的绳子，穿过鱼鳃和牙床，在剑嘴上绕了一转，再穿过另一边的鳃，又在嘴尖上绕了一转，然后把双绳打一个结，系在船头的缆柱上。接着他割下绳子，去船尾把鱼尾套好。大鱼已从原来银紫相间的颜色转成银白，那些条纹也显出像尾巴一样淡紫的颜色。条纹比伸开五指的人手还要宽阔，那鱼眼已经淡漠，像潜望镜的镜片，又像游行行列里的圣徒。

“只有这样才能杀死它。”老人说。喝了水他觉得好过些，他知道自己不会昏倒，头脑也还清醒。看样子它不止一千五百磅，他想。也许还重得多。如果剖好了有三分之二那么重，而且每磅卖三毛钱的话？

“我要用铅笔才算得清，”他说，“我的头脑还没有那么灵敏。我想今天那伟大的第马吉奥也会引我为荣。我没有害骨刺。可是两手和背脊可痛得厉害。”不懂骨刺到底是什么，他想。也许我们害上了还不晓得。

他把大鱼在船头、船尾和船腰的坐板上绑好。这么大，像是在小船旁边绑了一条大得多的渔船。他割下一段绳子，把大鱼的下颚连尖嘴绑住，这样一来，它的嘴再不会张开，他们就可以毫无牵挂地向前航行。接着他竖起桅杆，把用做斜桁的棍子和帆杠用绳系好，又扯起补过的布帆；于是小船开始移动，他便斜卧在船尾，向西南航行。

他不用指南针告诉他哪儿是西南方，他只需探探贸易风和布帆的吹动。最好把个匙钩绑在小绳子上，放出去弄点东西吃，而且喝点东西润喉。可是他找不到一把匙钩，沙丁鱼也烂了。他使用鱼钩钩起一片流过的黄湾草，把草内的小虾子抖落到船板上。有一打以上的小虾，都像沙蚤一样跳来跳去，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把它们的头摘掉，将它们连皮带尾地嚼咀吞下。它们都很细小，可是他知道吃了补人，而且味道鲜美。

老人的瓶里还剩下两口水，他吃过小虾，便喝了半口。小船虽有大鱼碍事，总算还航行顺利，他把舵柄夹在腋下撑舵。他看得见那大鱼，只要望望自己的两手，摸摸自己靠在船尾的背脊，

鲨鱼猛然翻身，老人看出它的眼睛已无生意，接着它又翻了一次，身上绕上了两圈绳子。老人晓得它已经送命，可是它不肯认输。不久它背脊朝下，拍动尾巴，磨响牙齿，像一条快艇滚过了波间。它的尾巴把海水打成一片白浪，四分之三的身体都涌出水面；拖索先是拉紧，继而颤抖，不久啪地拖断。老人望着那鲨鱼在水面静静地躺了一会。不久它便缓缓地沉下海底。

“它拖走了近四十磅肉。”老人大声说。还拖走了我的鱼叉和全部绳子，他想，现在我的大鱼又在流血，不久还会有别的鲨鱼追来。

他不再喜欢望着大鱼，因为它已经残缺不全。大鱼被咬的时候，他像是身受其痛。

可是我干掉了咬我大鱼的鲨鱼，他想。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牙利鬼”。天晓得我见过许多大鲨鱼。

好景总是不长，他想。但愿这是一场噩梦，但愿我不曾捉过这条大鱼，但愿我独卧在垫着报纸的床上。

“可是人不能认输，”他说，“人可以毁灭，但不能屈服。”真不该宰掉这条大鱼的，他想。现在难关就在眼前，我连鱼叉都没有。“牙利鬼”又狠，又能，又壮，又精。可是我比它更精。也许不然，他想。也许只是我的武器更好罢了。

“别想了，老头子，”他大声说，“照直走吧，碰上了就拼了。”

但是我还得想一想，他想。因为我别无办法了。只剩这件事和棒球而已。不晓得伟大的第马吉奥可欣赏像我这样打它的脑袋？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想。任何人都做得到的。可是你想想看，我的两手不是像骨刺一样地碍事吗？我不晓得。我的脚跟从没出过事，只有一次游泳的时候，踩到了黄貂鱼，给它刺了一下，小腿发麻，痛得难受。

“想些愉快的事情吧，老头子，”他说，“你一刻比一刻离家更近。丢了四十磅肉，航行起来还轻些呢。”

他很清楚，航到湾流内部的时候，会遭遇到什么情形。可是现在却无能为力。

“对了，有的，”他大声说，“我可以把小刀绑到桨把上去。”

他用手臂夹着舵柄，又用脚踩住了帆脚索，把小刀绑好。

“好了，”他说，“我还是一个老头子。可是我有武器了。”

这时微风送爽，他顺利地向前航行。他只望大鱼的前部，又恢复了一点希望。

绝望是愚蠢的，他想。再加，我认为绝望是一种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现在和罪过无关的问题可多着呢。何况我也想不通。

咬掉它们的脚的就是这种鲨鱼；人落在水里，就算身上没有鱼血或是鱼黏的腥味，只要真饿了，也会袭击人的。

“唉，”老人说，“加朗诺。来吧，加朗诺。”

它们来了。可是攻势和那马科鲨不同。一条加朗诺一转身子，潜入小船底下，一面挣扎，一面撕咬鱼肉，老人觉得小船为之震撼。另一条睁着它那细长的黄眼睛望着老人，接着便疾泳拢来，张开它那半圆形的牙床，对准大鱼尾部已被咬过的地方，猛噬下去。它褐色的头顶与后面脑和脊椎相交的部位，条纹清晰可见，老人把桨头的短刀向接合点直插下去，复又抽出来，刺进它像猫一般黄色的双眼。鲨鱼松开了大鱼，一面吞肉，一面送命地滑下水去。

Here they come. But aggression is different than that horse shark. One of the Galanos turned round and dived under the boat, struggling and biting its flesh, and the old man felt the boat shake. The other looked at the old man with its long, yellow eyes, then swam in, opened its semicircular jaws, and lunged down where the fish's tail had been bitten. Streaks were visible on the top of his brown head where it met the back of his brain and spine, and the old man drove the short blade of his oar straight down to the point where it met, drew it out again, and plunged it into his cat-like yellow eyes. The shark released the fish, swallowed the meat, and slid into the water to his death.

小船仍因第一条鲨鱼对大鱼的猛袭而摇撼不已，老人便解开帆脚索，让小船左右摇摆，好把船底的鲨鱼给逼出来。等见到那鲨鱼，他便靠在船边，向它猛刺。他只刺中了鲨肉，而鲨皮很牢，他只把短刀推了进去。这一下，不但震痛他的双手，还震痛了肩头。鲨鱼昂起头，疾升上来，老人等到它的鼻子冒出水面，抵住大鱼，便向那扁平的头顶心，不偏不倚地打下去。老人抽回刀锋，再对准原处插下。它闭住两颚，仍旧挂在大鱼身上，老人刺它的左眼，那鲨鱼仍旧挂住不去。

Still shaken by the first shark's attack on the big fish, the old man loosened the linings and swayed the boat from side to side to force the shark out of the bottom. When he saw the shark, he leaned against the boat and stabbed it. He only pierced the flesh, and the skin was strong, and he only pushed the dagger in. The blow hurt not only his hands but also his shoulders. The shark raised his head and rose quickly, and the old man waited until his nose came out of the water and touched the big fish, and then he hit the flat top of the head with an impartial heart. The old man pulled back the blade and inserted it again. He closed his jaws and still hung on to the big fish. The old man stabbed his left eye, but the shark still hung on.

“不走？”老人说着，对准脊椎和脑袋之间，把刀锋插下。这一下很容易，他感觉到那软骨已分开。老人转过木桨，把刀锋插进鲨鱼的牙床，将它扳开。他把刀锋扭转，鲨鱼滑了下去，他骂道：“滚吧，加朗诺。沉到一英里深的海底去。去见你那朋友，说不定还是你的娘呢。”

老人擦干刀身，放下木桨。接着他系好帆脚索，使布帆盛满微风，把小船带上归路。

“一定吃掉了它四分之一的肉，而且都是最好的肉。”他大声说，“但愿这是一场梦，但愿我不曾捉到它。我很抱歉，大鱼。什么事情都弄糟了。”他住了嘴，再也不愿望那大鱼。那

老人看到褐色的鲨鳍，顺着大鱼在水上留下的宽阔血迹，追了上来。它们连腥味都不留恋，只管并排直取小船。

他靠牢舵柄，系好帆脚索，在船尾下面取出短棍。这是从一把断桨上锯下来的桨柄，长约两英尺半。因为棍柄难握，他如要使用灵活，就只能用一只手，他使用右手牢牢地抓住短棍，一面把手握弯，一面望着鲨鱼游近。两条都是加朗诺。

我要让第一条咬牢了，向它鼻尖上敲，或者直往头顶横打下去，他想。

I'm going to get the first one to bite hard, hit it on the tip of its nose, or straight over the head, he thought.

两条鲨鱼一同游了拢来，他看到近身的一条张开了嘴，向大鱼银色的腰身直咬下去，便高举短棍，向下猛击，敲在鲨鱼宽阔的头顶。短棍打下去时，他感到了厚皮很结实。他更感到坚硬的骨头。鲨鱼一面从大鱼身上滑下，他一面向它鼻头又重击一下。

The two sharks came together, and when he saw the one near him open his mouth and bite down on the silver waist of the fish, he raised his stick and struck it down on the shark's broad head. As the stick went down, he felt the thick skin firm. He felt harder on the bones. As the shark slid off the big fish, he hit it again on the nose.

另一条鲨鱼一直在游来游去，这时又张开阔口，游了拢来。老人看见它猛袭那大鱼，合拢嘴巴时，一片片白晃晃的鱼肉从它的嘴角喷了出来。他舞棍打它，只打到它的头部，鲨鱼望望他，把鱼肉撕开。老人等到它滑下去吞食的时候，又挥棍打它，可是只打到它结实的厚皮。

Another shark, which had been swimming around, opened its mouth and closed in. The old man saw him lash out at the big fish, and as he closed his mouth, pieces of white flesh squirted out of the corners of his mouth. He hit it with his stick, just to the head, and the shark looked at him and tore the flesh apart. The old man waited until it slipped down and swallowed, and swung his stick at it again, but only hit its thick, strong skin.

“来吧，加朗诺，”老人说道，“再来一次。”

鲨鱼一口气冲了上来，正要合拢嘴巴，老人便向它打去。他这一下，尽量高举短棍，打得十分结实。这一次他打着了脑底的骨头，便向原处再打一下，鲨鱼无力地拖开鱼肉，从大鱼身上滑了下去。

老人等它再度来犯，可是两条鲨鱼都不出现。不久他看见有一条鲨鱼在水面打旋。他没看见另一条的鱼鳍。

我并不指望打死它们，他想。年青时还有办法。可是我已经把它们两条都打得很惨，没一条会觉得好受的。要是我能用双手使一根长棒的话，我一定可以把第一条打死。就是现在也打得死，他想。

不计代价能求到一点。希望就能看见灯光闪亮，他想。我希望的事情太多了。可是现在希望的就是这件。他设法靠得舒服一点，以便掌舵，转动时感到伤痛，他知道自己并未死去。

I can't think, he thought. Good luck, is all kinds of, who can recognize it? I wish I could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whatever the cost. Hoping to see the lights shine, he thought. I wish for so many things. But this is what I want now. He managed to get comfortable enough to steer and felt the pain as he turned, knowing that he was not dead.

夜间十时左右，他看到了城里灯火辉煌的反光。起先只微微可辨，像月升前天上的幽光。不久隔着风势转强而波涛汹涌的海洋，那灯光已是稳定可见。他驶入灯光所及的水面，心想不久就会碰到湾流的边缘。

现在完了，他想。也许鲨鱼还会来攻击。可是一个人没有武器，又碰上黑夜，怎能对抗它们？

Now it's over, he thought. Maybe the sharks will attack again. But how can a man fight them without a weapon and in the dark?

他已经僵硬发痛，而创伤和周身紧绷的部分，碰上夜寒，更觉难受。但愿我不再要苦斗了，他想。我真希望不再需要苦斗了。



可是到午夜搏斗再起，这一次他知道已是徒劳。它们成群来攻，他只看得见它们的鳍在水中划过的波纹，和它们奋扑大鱼时的磷磷闪光。他用短棍敲打鲨鱼头，只听见牙床的脆响，还有它们在下面咬住大鱼时那小船的颤动。他只能向自己能感觉并听到的一切拼命挥棍，不久他觉得有样东西抓住了短棍，短棍便脱手而去。

时候，它尤其舒服。我从来不晓得它有多么舒服。也不晓得打败你的是什么东西，他想。

“什么都不是，”他大声说，“我出海太远罢了。”

等他驶进了小港，平台的灯光已经熄灭，他知道大家都已就寝。风势不断地加强，现在已经刮得很厉害。可是港内却很平静，他一直驶到岸石下面那一小片卵石地带。没人可以帮忙。他只好尽力把小船拖上岸去。接着他跨了出来，把她系在岸石上面。

他拔下桅杆，把布帆卷起来，系好。接着他掙起桅杆，开始向上爬。直到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累到了什么程度。他停了一下，回头眺望，借着街灯的反照，看见船尾的后面，还神气地竖着大鱼那大尾巴。他看见它那条发白裸露的脊椎，那黑压压的庞然巨头，还有那凸出的尖嘴和中间那一大片空白。

他又开始向上爬，但爬到顶上，却跌了一跤，他索性让桅杆压在肩上，躺了一会。他想要爬起来。可是太吃力了，他便掙着桅杆，坐在那儿，望着大路。一只猫横过路的另一边，去干自己的事情，老人望着它走。然后他只是望着大路。

最后他放下桅杆，站了起来。然后他拿起桅杆，掙在肩上，又开始沿路走上去。他坐下来休息了五次，才挨到自己的草屋。

进了草屋，他把桅杆靠在墙上。暗中他找到一瓶水，喝了一口。接着他便在床上躺下。他把军毯盖住肩头、背脊和两腿，便两臂直伸，手掌朝上，面孔朝下，俯睡在报纸上面。

早晨那孩子从门口望进来的时候，他还在熟睡。海风刮得很厉害，漂网渔船都不能出海。男孩睡得很迟，睡起又到老人的茅屋里来，因为他每早照例都要来的。男孩看出老人还有呼吸，不久又看到老人的双手，便哭了起来。他轻手轻脚地走出茅屋，去拿咖啡，一路上哭个不停。

许多渔夫围住那小船，在打量船边绑住的庞然大物；一个渔夫卷起了裤脚，正站在水里，用一条长索量那残骸。

男孩没有下去。他刚才已经下去过，一个渔夫在帮他照顾小船。

“他怎么样了？”一个渔夫叫道。

“正在睡觉。”男孩叫道。他不在乎人家看见自己哭泣。“大家不要去吵他。”

“从鼻子直到尾巴，一共是十八英尺。”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相信。”男孩说。

他走进平台，要了一罐咖啡。

“要热的，多放点牛奶和白糖。”

“它们把我打垮了，曼诺林，”他说，“它们真的把我打垮了。”

“可是‘它’没有打垮你。那条大鱼没有打垮你。”

“没有。真的。那是后来的事。”

“贝德里哥正在看管小船和船具。你想把鱼头怎么办？”

“让贝德里哥切散了做鱼网吧。”

“还有尖嘴呢？”

“你要的话，就拿去吧。”

“我要，”男孩说，“现在我们得料理别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去找我？”

“当然了。海警队和飞机都出动了。”

“海洋太大，小船太小，太难找了。”老人说。他发现有人可以对谈，而不用老是对自己，对大海说话，真是痛快。“我一直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什么东西啦？”

“第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在一起捉鱼了。”

“不行。我运气不好。我再也不会有运气了。”

“去他的运气！”男孩说，“我会把运气带来的。”

“你家里不会说话吗？”

“我不管。昨天我捉了两条。可是现在我们要一块儿捉鱼了，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呢。”

“我们应该弄一把上好的鱼矛，随时放在船上。你可以找福特旧车的簧片来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巴科阿去磨一磨。这东西要尖，可是不要淬到容易断的程度。我的小刀就断了。”

“我再去弄把小刀来，并且请人把钢板磨一下。你看这大风还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不止。”

[1] la 是阴性冠词，mar 是海。——译者

[2] el 为阳性冠词。——译者

[3] 西班牙文“痉挛”之意。——译者

[4] 即西班牙文“大联队”之意。——译者

[5] 西班牙文“骨刺”之意。——译者

[6] Miami，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港名。——译者

[7] Dorado，“金麒麟”之意。——译者

[8] Rigel，猎户座中一颗淡蓝色的一等星，与 Betelgeuse 遥遥相对。——译者

[9] 古巴岛东西的长度在一千公里以上。——译者

[10] 加朗诺和“牙利鬼”都是鲨鱼名称，加朗诺有彩色的斑纹，“牙利鬼”有不平的巨脑。——译者

[11] 指小船。——译者